



狗尾草的夏天

□蔡能平

秋风一吹，狗尾草就起了变化。看，深绿的梭形叶片，呆呆的，似乎少了几许生机，而那串压成弯弓的狗尾穗呢，也似乎直起了身子，正悄悄昂首挺胸，仿佛翻身的农奴。

过了霜降，狗尾草又走进了另一番天地。瞧，叶片与茎光泽尽失，轻飘飘的，毫无一丝厚重感。那青涩、饱满而又布满细绒毛的狗尾穗，就像一位豁了牙的老人，干瘪瘪的。狗尾草籽，一粒一粒，不知蹦到哪儿藏起来了。此时，狗尾草老虽老矣，但身子骨却反而站得更直，原先的那副弓形身段，却再也无法重现。

其实，春日里的狗尾草，混在那片碧草圈中，也是绝不显山露水的。谁想，女大十八变，等到接近夏季，除了蹭蹭如疯了一般上长的身材外，那串狗尾穗，弯弯的、毛茸茸的、沉甸甸的，那才是它的笑脸、它的引人之处。有时，经风一吹，一晃一荡，别是一番风味在心头。

有时，自己想想也有点可笑，为什么对这夏天里的狗尾草竟会那么痴情、迷恋。不过，这普普通通的狗尾草，确实陪着我从童年、少年、青年一路走来。

在儿时，狗尾草不像如今那样有生存空间。那时在老家，每家每户一头牛、几只羊，就像现在的小车一样，那绝对是每户的标配。所以，田野上、村道旁，狗尾草很少完整走过整个春季，嫩绿的狗尾草早被牛羊给收拾干净了。如能躲过牛羊之口、躲过勤劳的农人之手，那肯定是伏在田坎上、站在小水潭边上，伸不到、够不着，才会顺势挨到夏天，长出那袅袅婷婷的狗尾穗。

那时，捉到了几条泥鳅，但没带水桶，怎么办呢？没事，随手就可在水沟边拔几根狗尾穗来。就这样，滑溜溜的泥鳅从腮处进嘴巴出，一下被我穿成一条泥鳅串，兴冲冲地提着回家喂鸡去了。有时，狗尾穗也成了小伙伴们互相取乐的小玩意，毛茸茸的狗尾穗，轻轻地在不经意间，在小伙伴的后颈处戳一戳。“哇，什么啊！”这下好了，那个小伙伴肯定会被挠痒得又蹦又跳起来，说不准，还会追着你、

撵着你。有时再不济，我也会随手拉出一根狗尾穗。“波、波”，拉狗尾穗的声音很动听。水灵、白皙、滚圆的嫩茎，就这样从母体中被拉扯出来。这时，我捏着狗尾穗的茎端，就像甩流星锤那样，轻轻地甩成一个个小圆圈。甩累了，就又随手一丢，该干嘛干嘛去了。

哪像现在，田头地尾、小溪边、马路旁，甚至街头巷尾，都成了狗尾草的天堂。狗尾草超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，使我无比折服！

看，一条正在施工的新路，去年运来的堆土啥也没有，但到了来年的春夏之交，狗尾草就齐刷刷地站在土堆上摇头晃脑，冲你笑了。

有时，走过一条小溪岸边，狗尾穗高高矮矮花枝乱颤，壮观无比。有时，也会突发奇想，呆头呆脑的狗尾穗那么可爱，怎么没被人拔些回去，高高矮矮、密密疏疏地插在花瓶里，装点一下居室呢！也许野味四射，效果会出奇的好呢！不过，遗憾的是，就以闲情偶寄留名于世的沈复老先生在《浮生六记》中，也没对狗尾草留墨着痕。一边想着，一边又不禁手痒，挑了根齐腰高的狗尾草，吱吱地又拉出了一根狗尾穗，含在嘴中，若有所思地品咂着青草味儿：要是在过去，这儿肯定还是牛羊的天下，咋会有那么多蔚为壮观的狗尾草呢！

高温，那是夏天的专利。可是，即使连玉米叶儿都被晒卷起来了，狗尾草却依然如故，还是那样若无其事地站在那儿笑：高温与我无关，看看你们，有人施肥，有人除草，甚至还有人浇水，还不是被晒成花卷儿吗？台风天，那也是夏天的常态，你看，即使台风吹倒了玉米秆儿、吹弯了水稻，狗尾草却还是依然如故：看看你们多娇贵，一阵风就把你们吓成这样。看看我，把根扎在荆棘丛里、乱石滩上，没人疼无人理，还不是照长不误，有些甚至还能长成齐腰高的帅小伙呢！

这夏天的狗尾草真有点醉人，让人生发些许感慨。不信的你，大可在今夏，仔细欣赏这独特的一景。

那抹茉莉香

□钟正和

万物生长、百草葳蕤的夏日，总有些洁白如雪且带奇香的花朵，于眼下这梦幻般的阳光里，淡淡绽放，譬如栀子花、白兰花，当然，还有茉莉花。

茉莉的花名，本身就透着份诗意。这种由印度传入的花卉，其名来自梵文的音译演化。只是，原本那些诸如末利、抹利、抹厉、没利的字形，怎么看都少了韵味。于是便有文人给其头上添了草，改为“茉莉”，既生香又添韵。

个人对茉莉花的最初印象，倒非其香，亦不是那雅致的花名，而是它们顽强的生命力。

记得当年的宿舍楼下，有同事种了一株茉莉。某日，不知主人出于何种考虑，竟将花从盆中倒出，歪在花坛里，只待天灭绝之。然令人惊喜的是，尽管疏于照料，那棵茉莉却依然青翠繁茂。不仅如此，未知何时，枝头竟悄悄冒出了十几粒珍珠似的花骨朵，在小手似围拢的绿叶中垂首含苞。也正是从那一刻起，我真正关注起了这可爱而坚韧的生命。

初孕的花苞，只米粒大小。然没几天，便有穿着芭蕾舞裙般的小花，闲闲淡淡地自油光水亮枝叶尖端绽出了笑脸。清晨散步时，习习风里扑来淡淡的雅、清清的香，氤氲于溽热空气里，人瞬间便轻快了许多。

生恐脚步太重，惊扰到它们美丽的梦境，我轻轻走近，用朝圣者的心屏息凝视。但见瘦弱枝干间，那朵朵玲珑剔透的小花，莹薄花瓣层叠舒展，毫不矫揉造作地勾勒出润如玉、白如绢、轻若纱的身姿，清纯莹澈地散落于满目的绿中。宛若一个个亭亭仪立碧水间的白衣仙子，素洁晶莹，纯洁无瑕。

若说早晨的素白茉莉花，醒目了人的视线，那夜幕中的它

们，则步入到生命中至为温柔的一刻。“翠叶光如沃，冰葩淡不妆”，茉莉花的步履与黑夜一致，默默地依着庭院一隅的它们，总是在夜色中漫开清芬的节拍。

当时的暑日，只要不刮风下雨，每到夕阳西下的傍晚，楼上楼下的同事用凉水泼过院子后，便围坐在花坛旁乘凉聊天。沁凉似水的夏夜，于枝头倾情盛开的茉莉花，沐明月清风，啜天地甘露。因了月色的亲吻，那纤柔莹白的花朵，更不胜娇羞地似雪无瑕，静静地散发着清灵恬谧的美丽。有微风拂过，沁人心脾的芬芳随即扑鼻而来，且缭绕四周，久久不散，撩人心境。

对于这浸入骨子里，无法用语言来描摹的香，不仅宋人姜夔用“虽无艳态经群目，喜有清香压九秋”的绮丽诗句来予以吟咏，清人江奎更是极为豪情地盛赞道：“他年我若修花史，列作人间第一香。”

该种馥郁芳菲的氛围，令人贪婪地呼吸再呼吸，让一阵阵淡雅的清香，娴静地沁入全身细胞，涤荡了缠绵悱恻的心田。亦使得当时的我，每日必要浸染了一身的茉莉香，才怀着满心舒畅和惬意，上楼睡觉。

自从搬离宿舍后，再没有夜夜与茉莉花相伴的机会，但它们的素洁与美好，始终继续着不染尘埃的流年。后来，终于从花鸟市场相中一盆茉莉，遂欣然将之请到家中露台上。平日里，为之松松土、施施肥、浇浇水，逐渐成了居家必修的功课。

那茉莉好似也懂了我，竟长得枝蔓繁盛，叶片油亮，每年还能回馈我好几茬期待的香花。瞧着葱茏叶间花开灼灼，就像看到久违的朋友。一时间，岁月的静好、缅想的光阴，共在这漫溯的香韵里，流淌出一曲清浅吟唱。



总第7109期 配图/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